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346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小人书的记忆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娃最爱看小人书。小人书是连环画的俗称,采用图文搭配的形式,通过多幅画面来叙述故事。在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,小人书是孩子们的主要精神食粮,伴随着从童年到青少年清贫并快乐时光。

我上小学时就盼着体育课下雨,下雨不能户外活动,瘦高个的宋老师总是拎了个四四方方的木箱进教室,那里头尽是好看的小人书。放学后,我习惯于先拐到文津桥头的小人书摊“过过瘾”再回家。那时候课外作业少,回家花个三四十分钟准“搞定”。

三马营是南京的一条城南小巷,因建邺路的西延而悄然消失,但在“老城南”的记忆里却始终存在。小巷的中后段有口老井,井旁有家理发店。店很小,就是寻常人家放了把剃头椅子,但生意还不错。剃头的姓石,小时候我的头都在那块剃。除了离家近、花钱少,最吸引我的是店里有小人书。每回去剃头,等的人越多我越高兴。有时石师傅说让大人先剃,我求之不得。记得有一回,我刚到店不久,石师傅说我拿了他家的小人书,而且把“拿”书的过程说得很具体,我急得就差掉眼泪了。因为没拿,我当然不会像孔乙己那样,以“窃书不为偷”为由辩解。过了一会,石师傅话锋一转:“好吧,你说没拿就没拿吧!”原来我吃饭急了,到店里头打瞌睡,石师傅略施小计,我一着急就不打瞌睡了。

另一桩有关小人书的事却让我很不开心。那是小学四年级时,一天早晨我刚走到门口,就看到教室前围着两堆人,大家的脑袋凑在一块,眼睛盯着中间同学手里的小人书。一旁的姚同学对我说,这两本小人书是他借来的,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,可好看了。还说,你想看给你带回家,明天记着带来。第二天上课前,我没来得及把书还给姚同学,到了中午翻遍书包也没找到,回家找也没有。两本小人书“不翼而飞”,只好赔了,两本小人书加起来八毛多。我认为不值,但也只好自认倒霉,硬着头皮找妈妈要钱。妈妈好不容易给了,我心里却很内疚,上世纪60年代的二毛多钱可是一家人全天的伙食开支啊。

□南京周世青

那一片银杏林,一半烟火一半诗

暮秋孟冬,风起叶落。银杏褪去青绿,迎来璀璨的黄金时代。一树黄叶一树诗,叠翠流金,绝美如画。

在盐都世纪新城,有一片银杏林,静静伫立在行政中心后面,是喧嚣中的一抹幽静,以独有的韵律,在四季的更迭中细语,编织着一幅幅动人心魄又波澜不惊的画卷。从办公楼到食堂的139步路,好似岁月流转的时光隧道。路边的银杏林是时间的见证者,记忆的收藏家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默默记录着二十五载悠悠岁月的流转与变迁。流动生变的东西总是太多太多,但这片银杏林一直在,她不言不语,见证着来来去去的一切。

一半烟火一半诗,一半烟火一半史。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,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还是花。我们也见证着银杏林的春夏秋冬,由简至繁,花开花落。

春天,当晨曦穿透薄雾,轻柔地拂过沉睡了一冬的银杏林,万物都在这一刻悄然苏醒。嫩绿的芽尖如婴儿的小手,带着对世界的好奇与渴望,勇敢地探索这片未知的天地。它们在春风的轻抚下,日复一日地舒展、壮大,形成一片片小巧精致的叶片,闪烁着生命耀眼的光芒,那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。穿行于这条熟悉的小径,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新生和未来的憧憬。银杏林是我忠实的听众,它静静地聆听我心中的声音。我总喜欢用手机镜头捕捉这初生的绿意,每一帧里都洋溢着生机与希望,那是对生命最纯粹的崇敬,是对春天最深情的礼赞。

夏日,银杏林换上了翠绿的盛装,如青春洋溢的少女,活力四射。阳光透过密集的缝隙,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,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丝凉意。这时的银杏林是孩子们嬉戏的天堂,他们在这片绿色海洋中奔跑、欢笑,挥洒着童年的欢快与自由。午后,找一片树荫下的草地,或坐或卧,微风轻拂脸庞,心灵在自然的怀抱中瞬间得到净化与安宁。树叶随风摇曳,发出沙沙的声响,是大自然最悠扬的乐章,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,沉醉于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。我依旧用镜头记录下这份宁静的美好,每一片叶子在光影中的舞姿,都是对生

□盐城王迎春

还有一件往事总在脑海萦绕。早年在我家还有一个重要成员,那就是我的舅舅。他11岁就失去了父母,只好寄养在外公外婆家。1952年,我父母成家,14岁的小舅从扬州来宁跟着姐姐姐夫生活。我出生时,他正在南京五中念高一,还是校美工组组长,领头办起受到全校欢迎的《小鳄鱼》漫画墙报。彼时他一手摇着摇篮哄我睡觉,一手拿着画笔画画是常事。

1956年,小舅考上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(即今天的中国美院),读大学时他创作出版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一本名叫《黎锦的心事》的小人书。故事的梗概是:青年女工黎锦在上文化课时看上了给她上课的郑老师,而后郑老师精心辅导工友林华让她很不是滋味,甚至怀疑郑老师和林华在谈恋爱。不久,郑老师的妻子从外地来厂探亲,黎锦这才消除了“心事”,和林华和好如初。彼时我妈在一家纺织厂从事职工教育,也许是舅舅听妈妈说过类似的事,让他产生了创作的灵感。这个题材显然不适合孩子,可见小人书同样受到成年读者的青睐。

1968年我上初中,《莫愁女》编剧之一的张震麟老师和我们班一道去江心洲劳动,闲聊间得知他是我舅舅的高中语文老师,还帮小舅联系出版小人书的事。前些年我的小学同桌、年近古稀的徐州某高校国学教授还在微信里和我聊起这件事,他竟然还依稀记得小舅那本小人书的书名。

时光荏苒,似水流年,当年的娃都已跨花甲、过古稀了。回首人生,我们都是看着小人书长大的,特别是那些望而生畏的大部头名著,都是从儿时看小人书起步的。正如作家铁凝说: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小人书是我最初的文化启蒙和文明启蒙之一。”小人书图文并茂,携带方便,方寸之间包罗万象,仿佛是顺次打开的一扇扇风景优美的窗户,让我们从小人书里看世界,从而明白了诸多历史典故,知晓了许多中外名著,了解了太多英雄故事,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。

如今,小人书虽已淡出了人们的阅读世界,而作为时代的见证将永不磨灭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寒秋野菊香

清晨在运河边散步,一阵凉风拂过,树叶飘飞,忽然飘来一阵淡淡的菊香,沁人心脾。远远望去,见堤坡下一处水杉旁有几棵野菊盛开着黄茸茸的花。“田边河岸山坡上,野菊从生花朵黄。处在寒秋时节里,傲霜怒放发清香。”余亚飞的《野菊花》诗,犹在耳边回响。

儿时,老家对面的柴滩上就有野菊。每年阳春三月,光秃秃的野菊根就开始发芽,随着气温上升,枝干开始慢慢生长、变粗,叶子变得茂密翠绿。随着一夏的生长,到了秋天,纤瘦的秸秆有一米多高,黄豆大的花蕾,三三两两、密密麻麻地簇聚在纤细的枝头顶端。每天放学,我们会去柴滩上看看枝头顶端上花蕾是否盛开了。有时我们会摘下几朵花蕾,用一张旧报纸包好放到书包里,带到学校分给班上的同学,放在课桌上,让清香在教室里弥漫。

野菊在缺血少药的年代可是老家一宝,每家都备有晒干的野菊花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野菊性甘、味寒,有散风热、平肝明目之功效。村里赤脚医生还在各个庄子张贴海报,宣传野菊能治头痛、感冒、发热、眼睛发炎等病症。

采摘野菊花是我们孩子的事。立冬一过,天气渐凉,柴滩上的野菊开花了。它的花很小,呈圆锥状,却很精致,有的金黄,有的洁白,在秋风中招摇。那时,父母都忙于农活的农活,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无人过问,一放学,手持柳篮来到村口的小木桥上,呼朋唤友,三五成群直奔柴滩。天上白云悠悠,河水澄净,成群的野鸭、水鸟在游弋戏水。

我们弓着背,俯下身子边摘边唱自编的歌谣:“立冬野菊喜开花,摘下花儿晒干它。既当药来又做茶,大夫气得地上爬……”摘得差不多了,就放下篮子,抓起一把野菊花在柴滩上相互抛掷、攻击,弄得满身都是野菊花的花粉,彼此看着对方“油头粉面”的模样,咯咯地笑个不停。女孩子们将野菊花攀折下来,编个漂亮的花环戴在头上,恍如美丽的花仙子。

回家后,母亲把篮子里的野菊花倒在地上,边捡杂质边分类,先把盛开的野菊花放在一个大柳篮里,然后用针线串起挂在屋檐旁通风吹干,再将它们塞入枕头里,每晚我们枕着花香入眠。接着再把含苞待放的野菊花放到瓷盆里,用温水洗净,倒在筐里,放在太阳下晒干。用白布口袋装好,挂在屋梁上通风保持干燥,这样野菊花就可以保存很久。有人感冒时,直接从白布口袋拿点放在茶壶里泡,少许时间揭开茶壶盖,有股淡淡的中草药味。倒在碗里抿一口,顿觉浑身清爽。

“秋菊有佳色,裛露掇其英。泛此忘忧物,远我遗世情。”老家柴滩上的野菊清香的味道我时常记起,可原来在一起玩的小伙伴都各奔东西了。如今,老家柴滩上的野菊花又尽情地盛开了,朵朵都在呼唤,呼唤了一年又一年,我们该去采摘了,用它编成一个大大的花环,把故乡的寒秋变得更加温暖美丽。

□宝应陆金美

碾盘桥头芦花白

冷峻而澄澈的冬天,我的心总是不由飘向儿时记忆中的碾盘桥头,尤其是那一片在寒风中独自素白的芦苇荡。

碾盘桥,宛如一位沉默的耆老静静地横跨在鲍家沟之上。鲍家沟的水,此刻罩着一层薄冰如镜,幽然地映照着天空与四野。冰面之下,暗流虽缓,却似在默默积攒着磅礴的力量,只等春神轻拂衣袖,便要奔腾欢歌。沟畔的坝埂子,像两条忠诚的巨龙蜿蜒守护。其上,曾有奶奶用勤劳与汗水开垦出的一方天地,从荒地到菜园,那是生命与土地交融的画卷。如今,菜园在寒霜的侵袭下略显萧瑟,几株干枯的冻树在朔风中颤抖,似在低诉往昔的繁茂盛景。

而碾盘桥头,一丛丛芦苇宛如一群遗世独立的雅士,在冬日的酷寒中傲然挺立。芦花,恰似被冬之仙子提前洒下的圣洁白雪,蓬松的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。每一根芦花皆纤细而刚劲,卓然地顶着那如棉絮般轻柔的花团,仿若一位位凛然的白衣战士,在这冰天雪地间,忠诚地守护着故乡的一方净土。

芦花的白愈发纯粹而圣洁,恰似未经尘世沾染的处子之心,不掺丝毫杂质。那丝丝缕缕的绒毛,于阳光的轻抚下,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泽。朔风掠过,芦花相互摩挲、碰撞,发出沙沙的天籁之音。那歌声里,有鲍家沟的潺潺流水,如泣如诉;有坝埂子上的四季更迭,如梦似幻;有奶奶在菜园里躬身劳作的身影,慈爱而温暖。

儿时的冬日,这里便是我们的欢乐王国。我们会在结冰的鲍家沟上,如飞燕般轻盈地穿梭滑行,即便偶尔不慎摔倒,亦只是相视大笑,爬起来继续无尽的欢笑与嬉闹。玩累了,便携伴奔向芦苇丛,折下芦花,当作彼此嬉戏的“武器”,一时间,芦花似冬日的精灵在空中肆意飞舞,悄然落在肩头,悠悠栖于发梢,为我们纯真的童年增添了一抹如梦似幻的瑰丽色彩。

此刻,我在异乡的斗室中缓缓闭上双眼,仿佛已回到故乡的碾盘桥头。我微微伸出手,任那想象中的芦花轻触指尖,丝丝凉意传来,仿若带着故乡的气息与温度。

□安徽蚌埠徐玉向